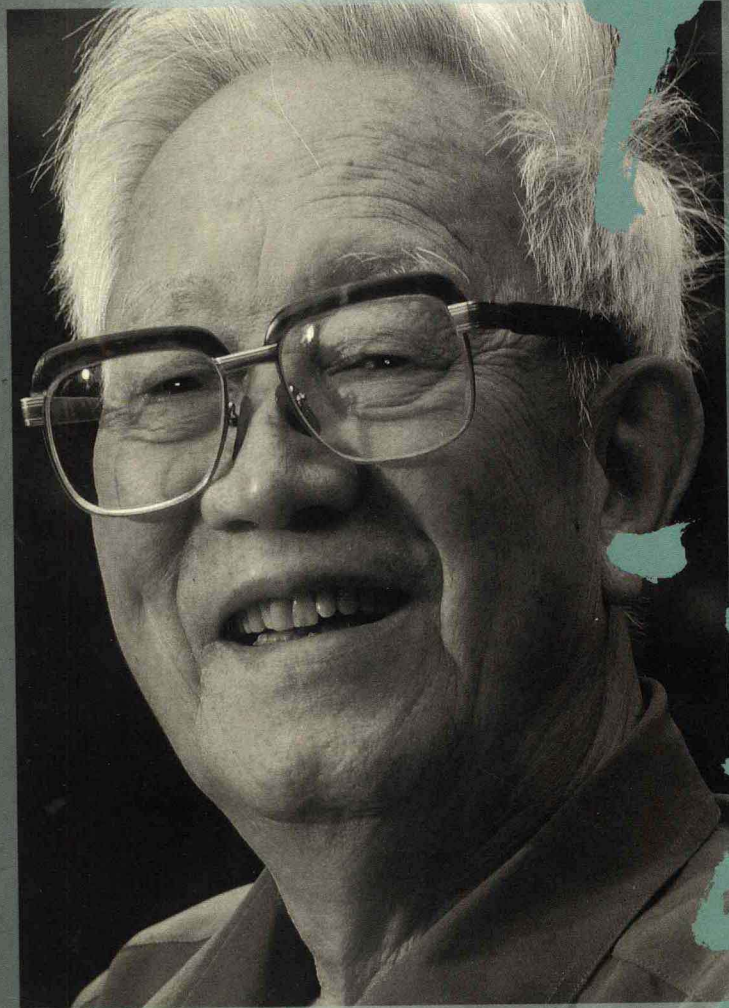


陳金章

——萬里河山一片情

陳履生
編著



畫家老了、技法成熟了、精力退了之後，有些人就越畫越簡單、越畫越抽象，這似乎不是好路；我自己還想認真細致地追求畫面圓潤、唯美，這算是多年精筆細描的習慣使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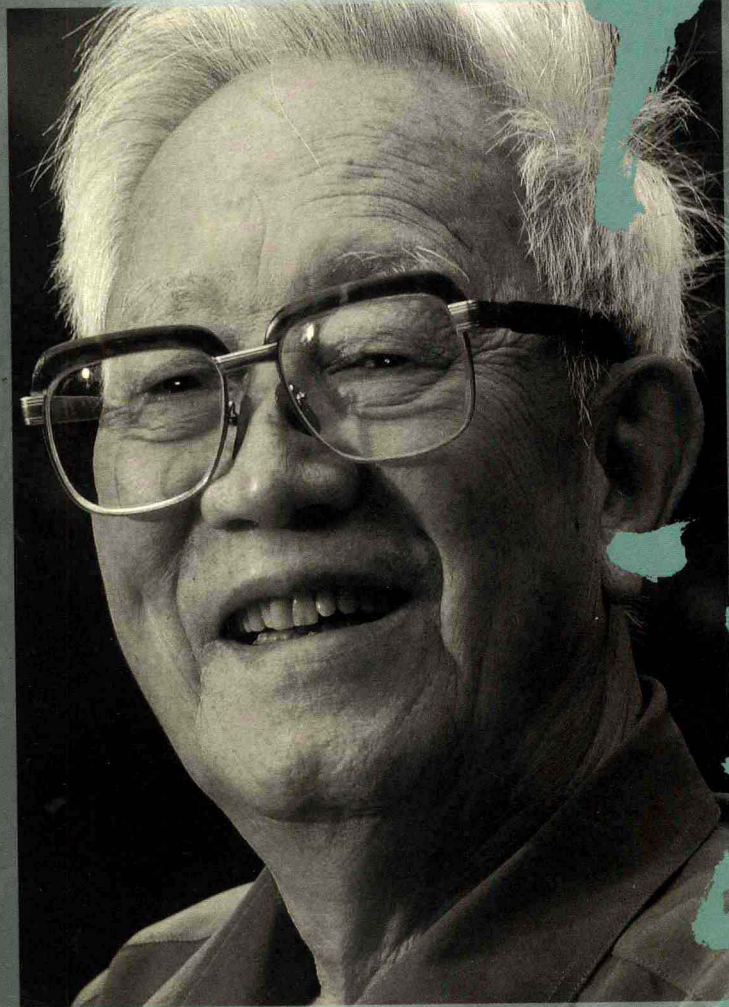
—— 陳金章

出版社有限公司

陳金章

——萬里河山一片情

陳履生
編著



畫家老了、技法成熟了、精力退了之後，有些人就越畫越簡單、越畫越抽象，這似乎不是好路；我自己還想認真細致地追求畫面圓潤、唯美，這算是多年精筆細描的習慣使然。

—— 陳金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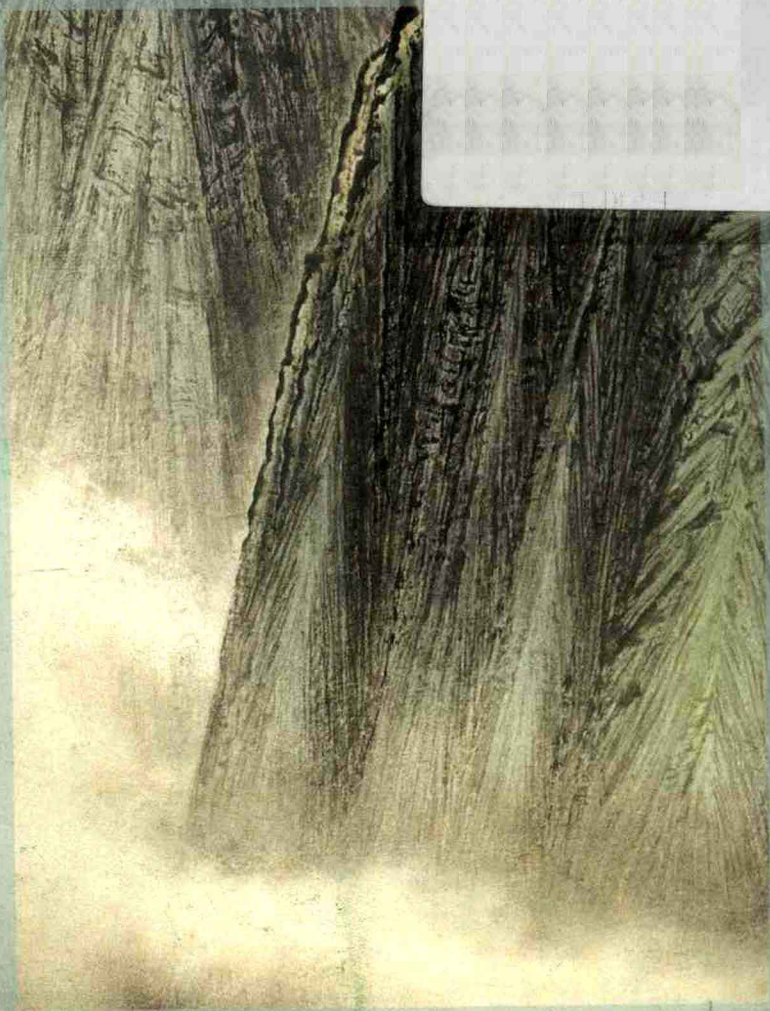
出版社有限公司

我們的畫面，要追求“山似有似無”，現實中也許有這座山的影子，但你找不到像畫面上如此美、如此生動的山；畫家能根據自己的“情境”，創造出大自然的意境美，那麼這才是一幅好山水。

——陳金章

從陳金章老師的山水畫裏面，可以進一步探討嶺南山水畫的新走向；甚至可以探討當代中國山水畫的走向。

——楊中銀江（陳金章《嶺南山水新走向》上的發言）



ISBN 978-99937-47-93-2



9 789993 747932

定價：98元

陳金章——萬里河山一片情

陳履生 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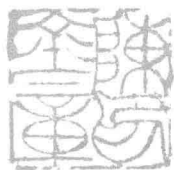


“水、雲、松”都不是山水畫的關鍵，山水畫最關鍵的是它的意境。畫出來的如果祇是某一個具體的山頭，那麼這個畫家就輸了生活。畫家畫出來的山水，應該是他頭腦的意像，即是他看過一山一水之後形成的頭腦結晶，也就是生活的結晶。這種結晶畫下來的，如果祇是具體的一山一水，意境就太狹窄了。我們的畫面，要追求“山似有似無”，現實中也許有這座山的影子，但你找不到像畫面上如此美、如此生動的山；畫家能根據自己的“情”境，創造出的大自然的意境美，那麼這才是一幅好山水。

——陳金章接受《東莞日報》記者採訪談話

畫家老了、技法成熟了、精力退了之後，有些人就越畫越簡單、越畫越抽象，這似乎不是好路；我自己還想認真細緻地追求畫面圓潤、唯美，這算是多年精筆細描的習慣使然。

——陳金章接受《東莞日報》記者採訪談話







搞藝術不能搞幾天就停幾天，一定要埋頭苦干。我每天6點半起來，畫兩個鐘頭，好像念經一樣，時間到了，就開始，堅持下來，一直到現在。因為這個時間段沒有電話打擾。藝術是很殘酷的，沒有勞動不可能有收獲的。中國畫這一點很重要。中國畫要突破很難，沒有這種精神不行。

——陳金章接受《羊城晚報》記者採訪談話

從陳金章老師的山水畫裡面，可以進一步探討嶺南山水的新走向，甚至進而探討當代中國山水的走向。

——摘自梁江《陳金章畫展學術研討會》上的講話



目 錄

前 言(梁 江)	013
淡墨融融自有情——記嶺南著名山水畫家陳金章(譚 天)	015

北京

中國美術館 陳金章畫展	123
著名畫家陳金章：胸中丘壑何止嶺南《羊城晚報》	235
研討會	239
田黎明採訪錄音	290
評論	295
畫如其人——陳金章畫展隨感(楊之光)	296
畫如其人(陳少豐)	297
嶺南派山水畫的新高度——陳金章的藝術創作(邵大箴)	298
創造山河之美——陳金章教授的山水畫藝術(劉大為)	300
蟬翼疊出靚江山——陳金章畫作解味(翟 墨)	304
真實·深正·好人(林 墉)	306
探本溯源 窮理性(張治安)	307
陳金章的山水意境及其他(水天中)	308
千古江山萬古情——評陳金章山水畫(陳 醉)	310
山壑千重 嶺表一幀	
——《陳金章從藝六十週年作品展》有感(梁照堂)	314
陳金章的《千古江山圖卷》(朱永成)	316
陳金章：半生丹青滿園桃李(王術福、張 韻)	318

- 319 陳金章老師展覽觀感 (陳新華)
- 320 嶺南花紅又一枝——讀畫家陳金章的畫 (王 琢)
- 322 細筆柔情寫江山——記著名畫家陳金章 (金河水)
- 324 深入生活 提煉生活——陳金章國畫山水的創作道路 (王 琢)
- 325 致深、致靜、致遠——觀陳金章教授富有時代關懷的山水畫 (梁如潔)
- 326 當今嶺南山水畫的領軍人物——記著名畫家陳金章 (張柏棟)
- 328 國畫教學棄素描不明智 對景寫生當創作是傻瓜 (吳聿立)
- 333 附：陳金章《山水畫技法解說》
- 334 山水畫技法解說 (陳金章)
- 339 陳金章年表

前言

梁江

2009年8月，陳金章先生在中國美術館舉行了第二次個人作品展覽。展出的山水畫作品，讓觀眾直觀地看到他近年的明顯推進。和我當年在廣州美院求學年代所看的作品相比，相去更不啻天壤。

談陳金章先生的作品，離不開嶺南畫派話題。曾有論者說到，廣州美院在關、黎創建中國畫系之後的40餘年間，堅持了“博采衆長、兼收並蓄”、“源於生活與高於生活”的辦學理念，成為“嶺南派”的重要精神特征。陳金章先生數十年在廣州美術學院從事中國畫教學和創作活動，歷年所作山水畫，重視寫生，強調生活體驗，傳承了從“二居”到“嶺南派”的一貫傳統。他的不少作品，也因此體現出明顯的時代特色。

但更重要的問題在於，陳金章先生的作品體現了嶺南山水的新境界。他的山水畫法很有個性特征，不但繼承了嶺南畫派的筆法，而且有所推進，有所拓展。其作品意境寧靜、深邃，清新而大氣，尤其是虛的部分處理得很出色。我曾在研討會上強調，陳金章先生的作品有兩點很吸引人：一是青山，還有是紅樹，在他的畫面上有獨到表現。

正如研討會上許多學者專家所說，陳金章先生山水的氣象是博大的、恢弘的，藝術語言是精到和嚴謹的，風格是秀潤和典雅的。若要歸類，這樣的山水畫還是正統的學院山水。為什麼強調“學院”兩字呢？老師為人師表，這是一個重要前提。作為一個山水畫教授，第一，從人到作品都應是楷模；第二，他的方法技能應是可教的；第三，必須有相應的學術品格。尚應說到，陳金章先生還有一個重要特征，80歲的年齡了，一般來說，應該是年齡越大越粗獷疏放，他却是越畫越細，越畫越精，這樣一反常態是很少見的。內行人都知道，精細容易刻板，容易拘謹，吃力而不討好。陳金章先生精細了却能靈動，這是很難達到的境界。

陳金章先生畫風精嚴，為人平和，藝人人格相得益彰，作品有明顯的個人風格特色，這是他不懈追求，積幾十年功夫才可臻於化境的升華。從他幾十年創作和教學齊頭並舉的藝術旅程，能生發出許多有意義的話題，會給我們，給當今畫壇許多有益的啓迪！

2010年9月於北京

（梁江 中國美術館副館長）



淡墨融融自有情 ——記嶺南著名山水畫家陳金章

譚 天

大海在咆哮，驚濤駭浪中，一條小火輪拖着兩隻大木船被巨浪拋來拋去。

木船的底艙坐滿了人，一個瘦小的鄉下伢子混在其中。自從旅客爬進這擁擠的船艙，通往甲板的艙門就被封死，底艙成了一個與世隔絕的封閉世界。此時，在木船肚子裡的人，隨着船的激烈搖擺，被無形的巨手推來推去，有的人在嘔吐，有人在磕頭，有人在念着佛號求神保佑。

“砍纜繩！”船長無可奈何地命令。船員就近將一條碗口粗的竹纜用利斧砍斷，不知從哪來，也不知到哪去的一船人，糊糊塗塗被巨浪卷去。減輕了負擔的小火輪拖着剩下的這條木船，才得以繼續前進。

在海上漂流了幾天，船總算靠上了江門碼頭，從底艙爬上甲板的鄉下伢子，望着砍斷的大竹纜驚呆了，他原準備上的那條木船不見了！命運女神的利斧沒有砍斷系着他生命的竹纜，沒讓他消失在茫茫大海。他頓時感受到生命的偶然和珍貴，生命的喜悅和悲傷。他不記得有沒流眼淚，但永遠記得汹涌的海洋和那被砍斷的竹纜。少年沉重地離開了木船，踏上了人生的征途，他就是十七歲時的陳金章。

陳金章先生 1929 年出生於廣東省化州縣，化州在國民黨統治時期屬三等縣，很窮很窮，除了紅薯之類，没有什么可以傲人的出產。陳先生的曾祖父做過清朝的小官，在小地方也算得上是書香門第，殷實人家了。陳先生沒見過其祖父，祇聽祖母說過祖父二十多歲就得鼠疫而亡，生前愛好在方石頭上刻小字，家庭婦女不知道這愛好雅號“金石”。大概這就是陳先生藝術細胞中的遺傳因子，誰又能料到這遺傳因子後來能生發成一位大畫家、一位美術學院的教授呢？陳先生的父親雅好詩文，喜對楹聯，所以孩子發蒙時，也沒有強迫讀“人之初，性本善”之類的正宗傳統讀物，祇是要小孩背背唐詩。陳先生至今能背出許多唐詩，說還是得益於總角時的死記硬背。童年的事忘却的太多，而在田野上嬉戲的情景却一直縈繫在心頭。春天，嶺南的山野在蒼綠上加上層翠綠，在翠綠上再加上層嫩綠，使一年到頭的世界充滿生機。藍天上，雲雀突然一收翅膀，像箭一樣掉下來，半空中猛地又把翅膀展開，漂亮的短暫的停頓後，又直竄上雲天，接着唱出一串美妙動聽的歌，以炫耀它高超的特技表演。在下面，連牛也好奇地抬起了頭，看呆了的牧童，吹起了牧笛，為雲雀伴奏一支春天的歌。這一切至今還留在作品《春笛》之中，



中學時代的陳金章

這張畫是陳先生童年生活詩意的寫照。

讀小學時，陳金章喜歡用薄薄的毛邊紙蒙着描《乾隆下江南》之類小說的綉像。記得魯迅先生小時候也喜歡這種遊戲，大概當時這種活動，如同現時少年玩電子遊戲一樣普及。要是一般的玩玩，那陳金章就不一定是今天的大畫家陳金章了。陳金章一輩子都懷念和感激他中學時的圖畫老師，此先生姓宋，單名一個森字，聽說現在八十多歲還住在香港，他把陳金章交去的中學課堂圖畫作業，就給了一個一百分。圖畫不像數學，而像作文，難得滿分，得一個百分那還了得。同學們的羨慕和老師的稱贊給陳金章極大的鼓舞和自信。此後宋森先生成了少年的知音，他的話，陳金章句句聽得入耳。有一次宋森先生介紹中國畫家，談到了廣東有個全國著名畫家高劍父，陳金章牢記在心裡。誰又想到此一句話竟影響到陳金章終身的事業呢？陳先生至今還感嘆中小學教育的重要。

中學畢業後，陳先生離家往廣州考學校，經過前面海上遇險一幕，大難不死，終於到達廣州，住進“高州會館”。當時高州地區到廣州學校的學子都免費住在這裡，雖然擠在一起睡地鋪，陳金章還是覺得比睡在木船的底艙要安穩。陳金章到省會來，其父親是叮囑他考醫生、會計之類的實用學校。在看報紙的招生廣告時，無意中看到廣州市立藝術專科學校的招生廣告，廣告是怎樣寫的，陳先生不記得了，祇記得落款“校長高劍父”的字樣一躍入眼簾，他就猛然想起宋森老師的那一句：“高劍父是當代中國的著名大畫家。”憑着強烈的衝動，陳金章報考了廣州市立藝術專科學校。

入學的面試由校長高劍父親自主持：“你喜歡畫畫，怕不怕吃苦？畫畫很辛苦，要天天吃蘿卜干的啵！”

少年答：“我是農村出來的，不怕吃苦！”

從此以後，老師風趣的問話成了陳金章一生的預言，陳金章堅定的回答，成了他自己一生的誓言。

在市立藝專學習的那幾年，正值內戰，國民黨政府貨幣貶值，開始金圓券一年不如一年，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